

2015 高考日

■朱松生

2015年6月7日的清晨，明朗的天空一碧如洗。

那天，晨风中小城常宁显得格外恬淡、静谧；那天，十年寒窗的儿子，就要参加文化成绩的高考。

送考路上，儿子一言不发，而我的心里却已是翻江倒海……

儿子年少经事，13岁时展露出艺术方面的潜质，16岁时孤身一人到北京求师学艺。怎能忘记，18岁时的儿子经历的那一场场严格的专业考试；怎能忘记，那数以千计的考生争夺中戏仅有的25个招生名额的艺术考试……大浪淘沙，儿子却如凤凰涅槃，鹤立鸡群般地拿到了中戏专业考试合格的“入场券”。

多么艰难的艺考，多么不容易的儿子！现在，儿子又要迎来文化成绩的高考。高考前晚，一向淡定的儿子突然睡不着了。他烦躁地从床上爬到沙发，又从沙发跑到阳台，一会说天热，一会说口干，好一番捣腾才终于进入浅层次的睡眠状态……

浅夏栀子香

■文 芳

晚间散步，夜色无边辽阔，浓郁的栀子花香萦绕鼻息。浅夏的风一袈袈地来，净是湿软清凉。

古人咏栀子：“栀子比众木，人间诚未多。于身色有用，与道气相和。红取风霜实，青看雨露柯。无情移得汝，贵在映江波”；咏百合“春去无芳可得寻，山丹最晚出幽林。花似鹿葱还耐久，叶如芍药不多深”。其中山丹指的就是百合，而栀子花谓为花中之“禅”，这两种花在古诗词中摇曳生姿，给人无尽丰盈的意象。

一切色纯味香的花儿我都喜欢，而栀子总能让我想起“青春”这两个字来。幽幽淡淡的清香，是青莲纯净的味道，虽然青春年少的时候，并无人与我在栀子花前私语，也没有哪个俊朗少年将花儿别我发梢，但是栀子花开时节，总让人想起青涩年华的纯真爱情。

栀子花又名山栀、玉荷花，是茜草科常绿灌木芳香植物。小枝绿色，叶形像兔

耳，花单生于枝顶或叶腋，白色浓香。花冠高脚碟形，很像古代的一种盛酒器皿——“卮”，故得名卮子花，后将卮作“栀”。

喜欢在初夏的午后，行至开满栀子的小道，三五朵栀子连了六角形的绿蒂一起摘下，放在透明的玻璃器皿中，用淡盐水养着，置于厨房案头。有了花的存在，刷盘子这样琐碎的工作，也变得美好起来。偶尔也放几朵在床头窗櫺，晚风起时，淡淡的清香弥散到整个房间。于是，梦里全是飞舞的蝴蝶和萦绕不绝的花草香味。

其实，真正爱花之人不应在花开最美时将它摘下，对花儿来讲，那无疑是人为己欲而施于花的一种暴行。如何才能既不伤害花儿又能享受花给人带来的美与享受呢？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把它种在屋旁或窗外，这样既能让它自然开谢，又能无时无刻享受它所带来的美好。2018年搬来新家时，小区的院子已种下多棵栀子，历时几年，终于使整个小区沐浴花香。

夏熟枇杷一树金

■宫风华

“树繁碧玉叶，柯叠黄金丸。”早年间，母亲在庭院一隅栽种的枇杷树，今已枝繁叶茂、亭亭如盖。初夏小院，蝉声如雨，空翠湿人衣。枇杷树张开四肢努力伸展，浓阴如幄。叶片饱满瓷实，墨绿深蓝，经络分明。青绿的枇杷染成赭黄、橙黄、金黄，灿烂地微笑着，点燃了吉祥的村庄……

每到黄昏时分，一家人围坐在院里的桑木桌旁，剥食刚摘下的枇杷。枇杷黄灿灿，光洁如蜡。捏一枚入口，酸涩清甜的滋味堪称绝配，爆浆的果汁让味蕾陷入鲜美的沼泽中。乌亮的核子骨碌碌滚远，引得几只鸡雏竞相追逐，生趣盎然，有写意风格。

小院的夏夜格外静美，氤氲着枇杷淡淡的香味。密密的枝叶滤着如水月色，是清简的素描。那份亲切、那份温馨，静静地弥漫开来，笛声一样清远。

枇杷秋冬作花，夏初结果，“秋荫、冬

花、春实、夏熟，备四时之气”。枇杷结子须过四季，累累金黄得益硕大叶片，藏着花，护着子，直到摘尽枇杷一树金。枇杷四季常青，霜寒时叶背着毛绒，花梗、花枝裹一层茸毛，新绽的碎白小花也顶一蓬棉絮。半青半黄的枇杷色调分明，嚼起来酸溜溜的。熟透的枇杷鼓胀似乳，轻叩，爆浆的果汁迅速浸透味蕾，酸甜的味道一路蔓延，在唇舌肺腑之间缠绵不已。“浆流冰齿寒”“如蜜稍可酸”，心里有清凉的泉水流过，空明悠远，弥漫柔软的乡愁。

枇杷黄熟了，弹指可破。经不起蹉跎，风一拨弄，就簌簌跌落，如赶赴一场愁肠百结的相约。枇杷的酸甜，宛若女子怀抱琵琶风韵流泻；宛若新湿苇滩，踩一脚渗出水来。

枇杷树下，藤椅清茗，竹影清风，读归有光“庭有枇杷树，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，今已亭亭如盖矣”，忧伤如潮水般漫过。读苏轼“客来茶罢空无有，卢橘杨梅尚带酸”，

措。事先为他准备考试后的聚会、唱歌、看电影等庆祝节目，一个也提不起他的兴趣。甚至连网上及时发布的高考答案，也难解他低落的情绪。

或许陪着儿子到宜水河畔去走一走，是平复他失落心情的最佳选择。流光溢彩的宜水河充满着诗意和诱惑，河畔三三两两的人们正在慢悠悠地踱着方步，倒映在水里的霓虹灯散发着迷离的光圈。一群和儿子一样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，正在宜水河的北门桥上纵情高歌，他们的歌声高亢激昂，却曲不成曲调不成调。

这个时候，一阵狂风吹过，豆大的雨点说来就来了，顷刻间就是暴雨如注。此时的儿子，却一点也没有避雨的念头，毅然地行进在雨中，畅快地接受着暴风雨的洗礼。北门桥上的那些学生，一样也没有撤离的意思，风雨中的他们突然把歇斯底里的歌声换成了齐声高呼：“我——高——中——毕——业——了……”

狂风和暴雨把他们吼声送得很远很远……我不知道，顺着他们脸颊刷刷而下的雨水中，是否夹杂了他们的泪水？

栀子适合闻香，若要赏形则宜赏半开。花瓣白绿相间，如婴儿初生，只是栀子性急，花开特别迅速，一旦盛开则看相全无。木心说：“任何花含苞欲放时皆具庄严，开完花以后都露着倦意。”美好的事物总是短暂啊。

今年初夏多雨，绵绵密密，栀子沿阶而开，沾珠戴露。我在阳台上饮淡茶、翻阅书，读到汪曾祺75岁时写的《夏天》，说栀子花因为太香，为文人所不取，以为品格不高。接着写道：“栀子花说：‘去你妈的，我就是要这样香，香得痛痛快快，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？’”，不禁哑然失笑。一抬头，望见窗外花开正好，遂出门去，拍下雨后的百合与栀子，确实洁美无暇，见我犹怜。难怪人们喜欢用栀子来形容初恋，而用百合来祝福婚姻。

清晨，阳光穿过树影从窗外照进家中，光影斑驳，生动荡漾。鸟儿在树丛歌唱，声音婉转，园中栀子散发清香。出门去买菜，在路边摘下一朵栀子花，顺手别在衣襟，举手投足间闻见阵阵清香，想起安妮说的“只要你在爱，你就永远是十六岁的少女，蓝衣白裙，头发上沾着栀子花。”一枝淡贮衣襟上，人与花心各自香。这是浅夏时光里，美好的事。

体味俗世的清欢。读杨万里“大叶耸长耳，一梢堪满盘”，不禁踮脚聆听枇杷私语。读张岱“林下漏月光，疏疏如残雪”，枇杷身披月光如覆残雪，冷艳凄绝。

枇杷诗性且乡土，入诗入画入药。张大千画枇杷叶仿佛芭蕉，洋溢喜气。齐白石用浓墨在叶子周围打点，暮鼓咚咚在纸面敲打，清风出尘。沈周笔下的枇杷叶干净纯粹，静女其姝。吴昌硕画枇杷，题款上写：“五月天热换葛衣，家家卢橘黄且肥，鸟疑金弹不敢啄，忍饥空向林间飞。枇杷叶就雪梨冰糖慢慢嚼，嚼数日，咳嗽不治而愈”。

有一年，我在苏州古镇徜徉。深巷处有恬静女子叫卖枇杷，声音清如山泉，双眸深如清塘。竹篮里的枇杷黄橙橙、红彤彤，如襁褓婴儿粉嫩而静美。纤手弄枇杷，相得益彰，如妙手偶得的水墨小品。夕光濡染，晚风清凉，盘桓谛视，心生“枇杷晚翠，梧桐早凋”的惆怅。

“五月江南碧苍苍，蚕老枇杷黄。”水乡枇杷亮艳于庸常的平民生活里，姿态温婉清美，在清浅时光里恣意安然、倚风自笑。枇杷苍黄，青苇萧萧，青秧飒飒，约二三布衣，老屋古院，品啮枇杷，咀嚼乡愁，尘世渐远，岁月静好。

联颂建党一百周年

■陈学阳

南湖破浪，坚守初心追远梦；
北斗辉霄，勇担使命铸康庄。

一条宗旨，砥砺传薪千里志；
三大作风，铿锵立世万年春。

劈地开天，高歌一路山河秀；
齐心协力，奋进百年岁月香。

百载生辉，家家乐享小康日；
三牛奋志，处处和吹仁政风。

党恩浩荡，大擘蓝图千户喜；
国策英明，精铺锦程万人欢。

太阳高照好摘菜

■肖高礼

前段时间，返乡一趟。在生活近八年的老家祖屋旁，妻子提议合照留影。在一旁的母亲抱着儿子指向屋内的一张破床说，“天晗，这是你爸爸小时候睡的床”，儿子听了非常惊讶，显露出难以相信的表情。我在旁默默无语、思绪万千……

“礼乃儿，快起床摘黄花菜了”，七月上旬，正值黄花菜采摘“旺季”，父亲粗犷的叫声把我从睡梦中叫醒。我懒懒地起床，穿戴好摘黄花菜用的衣服及装备，睁着朦胧的双眼极不情愿地往后山走去。此时天刚蒙蒙亮，走在路上能听到狗吠声、虫叫声、风啸声，对于一个不到十岁的孩童来说，那肯定是有些害怕的。正因为害怕，一出院落我便加快速度，不敢让害怕思绪在路上停留，飞一般地向黄花菜地跑去。此时黄花地里已到处是摘黄花菜的人，有的头戴矿灯飞快地采摘，有的背篓已满准备送回家，有的自带早餐“三口并两口”快速吃着。那时的我还不是很高，比黄花杆子要矮一截，所以采摘黄花菜有点困难，需要一只手把黄花杆子扶下来，另一只手采摘，这样就进度缓慢。早上采摘黄花菜我最担心的是脸碰到蜘蛛网，痒痒的、黏黏的，那是极其难受的。所以在每行间我会事先准备棍子把蜘蛛网捅破弄散。即使这样，一个早上下来，脸上脑袋也挂满了蜘蛛网。就这样，我也不知凭借什么竟坚持了十二年，直到高中毕业。

采摘黄花菜最痛苦的莫过于下午两点左右。因为这个季节这个时候太阳最大，采摘黄花菜时你几乎能在地里看到一层一层的热浪；其次是在这之前你已经采摘了差不多八个小时，边站边走了八小时，人已相当疲倦；再次是黄花菜已被太阳晒出糖分，粘在手上极不舒适，非常烦躁。但即便这样，一代代菜农们都非常喜欢“这个时候”采摘，因为这个时段黄花菜根条最好、重量最大，能卖出好价钱，即使苦点累点，菜农们也都愿意。

每年持续采摘40余天，幼时的我也不知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的。

六七月间，天气就像小孩的脸一样说变就变，有时上午艳阳高照，中午便可能电闪雷鸣、倾盆大雨。采摘过程淋下雨没多大关系，但采摘回来杀青后晾晒的黄花菜却一点雨水都不能沾，否则会发霉变坏。小时候，母亲便叫我和姐姐轮流在楼上守着，一旦发现乌云飘过，便全家人全副武装，准备好扫把、箩筐、袋子与天斗。

对我们这一代祁东西区黄花菜农的子女而言，这是多么难忘的经历啊。